

張宗昌外傳(六)

咸宜君

孝親與護短

孝順父母，原是人之常情，不足以自炫自誇，也不值得大驚小怪，烏鴉尚知反哺，羊羔且曉跪乳，何況萬物之靈的人類乎！

中國人一向講求孝道，中華民族原本就是個孝道的民族，而中華文化更是孝道的文化，祇是西風東漸，以個人為本位的思潮大行其道，加以科學倡明，社會進步，價值觀念與行為標準，均有了大幅度的改變；或由於疏忽，或由於客觀環境的影響，甚至也許是主觀意識的錯誤，使孝道此一優良傳統遂有逐漸式微之勢。

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的現象，隨處可見，動輒頂撞父母的情形，亦層出不窮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，能夠善體親心，朝夕事奉，承歡膝下，孝思不墮者，便令人有彌足珍貴之感。尤其是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大人物，苟能孝順父母，一般人往往覺得更是非比尋常，因此，也就把豐沛的讚美之詞，毫不吝嗇的往他身上堆砌。

張宗昌惹人咒罵的事情太多，但他克盡孝道，却是有口皆碑的。他不但是曲盡人子之道，而且，是委屈求全，還毫無原則的護短，在這種

情形下，難免惹出了許多笑話，但他的出發點是可以原諒的，因為，他自始至終完全是基於孝思一會，根本沒有沽名釣譽或別具用心的企圖。

當張宗昌開府濟南時，他的母親與他的繼父張百晉，已經分道揚鑣了，張錫五業已別娶，母親和他的異父弟弟在清末動蕩的戰亂年月裡，孤苦伶仃的挨過了好長一段日子，等入了民國以後，張宗昌便負起了照顧家庭的責任，不時派人回家探望，並捎些銀錢回家，老夫人在掖縣老家還頗為風光呢！待至張宗昌衣錦還鄉，很快的便把老夫人接到濟南來安享清福，最初，老夫人是頗為排斥張錫五的，發誓不與這個絕情漢子見面，無奈張宗昌忘不了追隨繼父那一段放統的生涯，也已把他接到濟南另行安頓，兩頭晨昏定省，風雨無阻，除非他不在濟南，否則，從來不曾間斷過。

張老夫人年輕時候，也是馬上來馬上去的女響馬，打過硬仗，也見過大場面，如今兒子當了督辦，端起老夫人的架子，還真的有板有眼而不同凡響呢！高興時，笑咪咪的噓寒問暖，諄諄叮囑，從衣食細節到教忠教勤，嘮嘮叨叨的什麼事都要管，張宗昌也唯唯諾諾的曲意承歡；生了氣

時，便喝叫張宗昌跪着聽訓，陳穀子爛芝麻便一股腦兒的抖了出來，一訓就是大半天時間，如果沒有等到老夫人消了怒氣，張宗昌總是乖乖的跪在地下陪着笑臉，一直要到她老人家轉怒為喜，才算完事。

一次張宗昌妻妾失和，給她母親知道了，又叫了他來跪着聽訓，說什麼「不能治家焉能治軍，老婆都帶不好還帶什麼兵」。老夫人越吼越氣，張宗昌心裡也愈來愈急，因為，這一天剛巧日本領事來到督署，張宗昌正待出見，便被母親叫了來聽訓，副官在廳堂外面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張宗昌心中雖然瞧不起日本人，但表面上却開罪不得，遂急中生智的道：「娘！兒子近來學會了一套滾地虎的絕招。」老夫人一楞，心想：這孩子大約又要玩什麼花樣來逗着我開心了，心中餘怒未清，眼前却不便辜負了兒子的孝心，於是漫不經意的「嗯」了一聲，張宗昌這算是得到了母親的許可，遂就地一滾、兩滾，便滾出了門外，然後，站起身來向屋內連作揖帶打躬，一溜煙的笑着跑了。

民國十四年重陽節過後的第二天，是張宗昌母親的七十歲壽誕，當時張宗昌正以「直魯豫皖

防禦總司令」的身份，率領大軍據守徐州，防堵孫傳芳的「浙閩蘇皖皖五省聯軍」北上，戰事正在膠着狀態，經不起左右人等的慫恿，遂派人把老夫人接了來，在東門「花園飯店」裡舉行慶壽活動，一時軍政要員及眷屬齊集一堂，衣香鬢影，好不熱鬧。一個個給老夫人拜壽之後，綺筵大開，海陸雜陳，其中有一道乾菓——桂圓，老夫人的這天非常高興，順手抓來就往嘴裡送，老夫人的牙口好，三下兩下便把壳和核，嚼得稀爛，嚥不下去，只好又吐了出來；女眷們最易注意細微末節，大家看在眼裡，不免在臉上露出了一絲絲不屑的表情，老夫人覺得大失面子，以後端上桌來的菜餚，也就不敢冒然嚐試了。

筵席散了之後，老夫人悶悶不樂，張宗昌賠盡了小心，才明白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於是好說歹說，答應明天一定替她老人家翻回這個本。

第二天由張宗昌設席答謝，當然前一天的原班人馬又應邀而至，席上也有桂圓這道菜式，不過事先已經叮囑廚師將壳剝好，塗上肉桂粉，看上去也是圓圓的土黃色顆粒，與昨天並沒有多大區別；老夫人用手抓來便吃，一面嘟囔着：「這種作法才對嘛！那有連壳往桌上端的，真是小地方的飯館，沒有過大世面！」言下之意，表示筵席上吃桂圓，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吃法。張宗昌的這一招兒也還真管用，把在座的女眷們唬得一愣一愣的，男士們還搞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呢！

老夫人剛過了七十大壽，這年冬天臘月二十八，又是張錫五的七十大壽，張宗昌瞞着母親為繼父也大事鋪張了一番，這次壽堂是設在省府的

大禮堂裡，山東省的文武官員，以及濟南市上有頭有臉的人，差不多都到齊了，並請了一班著名的吹鼓手樂隊，在壽堂上吹奏起來；老頭兒向正中間兒一坐，笑哈哈的接受眾人的拜壽，不知爲了什麼，老頭兒忽然怒氣沖沖的跑到那班吹鼓手面前，朝向那個吹喇叭的掄拳便打，眾人莫不面面相覷，拉也不是，勸也不行，這時，張宗昌也跑了過來，攔住了他的繼父說：「今天是您的好日子，何必跟他們生氣，如果他們有什麼地方不對，讓孩子們替您揍他們好了。」

張錫五餘怒未消的咆哮道：「你只管放銃，那裡懂得這裡面的竅門？這般賊羔子欺咱們爺們外行，把樂譜中最精彩的一段給蝕了，那怎麼能成！」那個吹喇叭的連忙辯說「冤枉」，樂譜各有不同，絕對不敢存心馬虎；一班客人也都過來勸說，並替吹鼓手講情。說他們在老太爺面前，怎敢「偷工減料」。張錫五不服氣的把眼睛一瞪說：「你們懂得個啥，一個個人模人樣的，但是，誰會吹喇叭呀！」衆人不敢答話，張錫五順手從樂隊領班手中搶過了喇叭，仰揚頓挫的吹奏了起來，果然，吹得又好又長，大家都爲他鼓掌喝采不已。

吹奏完畢，壽星公把喇叭扔回給樂隊，並悻悻的教訓道：「你們別人外行可以，你當咱老太爺外行，還差得遠呢！我在偷懶時，你們還在穿開襠褲哩！好啦！以後好好的學着點兒！」文武官員和士紳們都暗自竊笑，老太爺是個吹鼓手的底牌，完全被他自己抖露了出來；事情並沒有到此爲止，洋相還有得出呢！

吃過了壽麵、壽酒之後，還有堂會戲助興，祝壽嘛！戲碼多半以吉祥熱鬧爲主，這一天演的是「關公過五關斬六將」，一來是內容緊湊壯盛，二來是想藉機暗喻張宗昌的神勇，不料，壽星老太爺越看越不是滋味，在台下的正中間兒站地站了起來，大聲叫「停」，並厲聲責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戲呀？」

管事的一看，糟了，連忙趨前答話：「老太爺！您老有什麼吩咐！」

「我來問你，關公是那裡人哪？」

「山西人氏。」

「這不結了，他是關錫山的手下啊！難道俺山東就沒有好漢了嘛？」老太爺想了一下說：「秦瓊，你就演一齣關公戰秦瓊吧！看看他們兩個人誰的本事大！」

管事的心想，關公是三國時代的人，秦瓊却是唐代開國的英雄，中間差了好大一截呢！如何能戰到一塊去呢？於是，懍懍的說：「我們不會唱啊！」

老太爺一聽，這分明是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嘛！乃吼道：「不會唱也得唱，否則，把你們都關起來，餓你們三天。看你們還敢說不會唱！」

管事的無可奈何，回到了後台與大夥商量了一陣子，於是，一場別開生面的「關公大戰秦叔寶」便開鑼了，當然，結果是關公大敗，秦瓊耀武揚威的佔盡了上風，聽戲的人一個個笑得前仰後合，老太爺更是樂得心花怒放。

張錫五一輩子吹吹打打慣了，當了督辦的老

太爺，處處被人恭維，反倒覺得混身上下都不自在，不時的吵着要回掖縣老家。張宗昌問說：「兒子做了督辦，您老人家為何不樂？如果，心裡有什麼不舒坦，儘管說出來！」張百音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你有孝心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，祇是你是我，是我，這幾年來，我受的氣你一定知道，我快樂的事兒你也不懂！」

快樂的事兒姑且不論，單說受氣的事兒吧！張宗昌追問：「您說出來，我一定替您出氣！」張錫五舉出若干年前，姓鄒的大戶人家討媳婦，受雇在喜筵上吹吹打打，因為，噴噴臨時出了故障，正在修理之際，新郎官說他不夠賣力，不由分說的攔了兩掌，這件事一直到今天都不能忘記。

張宗昌立即派人查究，當年的新郎官，如今是青島東萊銀行的經理，既然找到了，便不由分說的押解到濟南來，不訊不辦，鄒某滿頭霧水，實在想不起是什麼事兒得罪了張督辦；正自狐疑之際，夜裡被押到一所大宅院，裏面有個老頭兒踱了出來，沒頭沒腦的朝着他攔了兩個巴掌，這一開打，鄒某全明白了，趕緊託人疏通，送了十萬元向張百音賠罪，便由商會會長出面保釋了。張錫五收了錢，不辭而行，張宗昌再派人去接他時，張百音對派去的人說：「他幹他的督辦，我還是幹我的老行當，這些日子他對我表示的孝心也足夠了，今後各走各的道路，河水不犯井水，豈不甚好！我一輩子受人欺侮慣了，說了也祇有替他造孽，我餓不死的，十萬塊錢足夠我折騰的啦！今後不要再來麻煩我了。」

常見有一些功名成就的大人物，對於不夠體面的父母親，只肯關起門來善加奉養，却不願讓他們走到台前，以免有傷作兒子的尊嚴；甚至也有一些兒子發達了以後，覺得父母可能替自己丟人現眼，索性諱莫如深，來個不聞不問；像張宗昌這樣，毫不避諱，也從不隱瞞家世的卑賤低微，更能善盡奉養之道，特別是逆來順受，一任老人家無理取鬧，實在是並不多見。

修建孔廟增刊古書

張宗昌担任山東督辦期間，如果身邊能多有幾個狀元公王壽彭這樣的人，他所留下來的政績，必然更加輝煌；無奈其他的人，大多是狗皮倒灶，不學無術的幫閒者，因而「餽主意」大批出籠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胡整整幹，政績也者，也就不堪聞問了。

王壽彭因為思想守舊，難免使教育事業遲滯不前，然而，他力倡「尊孔讀經」，普及教育，講求信義，旌表節孝，對於民風士習，不乏積極而具建設性的影響，固不可完全以學究或落伍視之也。

「八國聯軍」之役，德國人佔領青島，魯境飽受蹂躪，曲阜也遭到了兵燹之災，孔廟與孔林，失修已久，後來日本人又霸佔了青島，曲阜又經歷了一次浩劫；民初以來戰亂頻仍，本國軍隊對於孔夫子的故里，雖然不敢騷擾，但也從未加以修葺，如今已是荒蕪不堪；既然大事尊孔讀經，豈可視而不見，一任聖地如此零落乎？於是，狀元公便振振有詞的向督署上了一個條陳，說明

「修葺孔廟，當務之急」的理由，張宗昌立即照准，並下令即日實行。

經過工程人員的勘察，包括大成殿、衍聖公府以及孔林在內，修葺費用大約需款十萬元，一時尚無着落，於是，便把曲阜縣長召了來，令他向全縣富戶募捐款項，作為修葺費用。曲阜縣長本也姓孔，是孔夫子的後代子孫，於公於私，對於這件事情，他都是義不容辭的，只是迭經戰亂，又遭水旱，商業凋零，民不聊生，富戶人家不是僑居天津、青島，便是移來濟南省城；大戶人家沒有了，小戶人家還在衣食不繼的窘迫狀況之中，募捐一事，實在無從着手，這十萬元的修葺費用，孔縣長居然一籌莫展。

孔縣長把募捐毫無進展的情形，一五一十的向張督辦作了詳細報告，張也認定實情確是如此，乃把山東省銀行行長常彩園找了來，命他先行墊支十萬元，然後，又下了個條子給禁煙局，命令徵收鴉片附加稅歸墊，同時並鄭重聲明：「這筆錢可不是我要的，是用來重修孔廟的啊！」

所謂「禁煙局」，不能專照字面來解釋，實際却是鴉片煙的收捐抽稅機構，張宗昌督魯期間，大力提倡種植鴉片，春夏之交，在偏僻的農村裡，罌粟花蛇紅妍紫，紅白相間，爭奇鬥麗，到處綻放出璀璨的花朵；這種花艷汁毒的植物，早經林則徐指出其為亡國滅種的禍害，而不惜摔掉烏紗，拋却前程，來加以禁止，滿清政府也為了鴉片煙與外國人開戰，落得個割地賠款的結局。往事斑斑可考，餘痛歷歷在目，北洋政府亦懸為禁例，而張宗昌却倒行逆施，為了開闢財源，甘

冒大不諱，派他的好友姜環，担任全省禁煙局總辦，並設立全省專賣局，主持「出口」事宜，大量向京滬及天津傾銷；日本人更跟着瞎起鬨，在提煉技術上和行銷路線上，進行密切的配合，助紂為虐，毒害中國同胞，實在令人痛心不已。

再說，修葺孔廟的經費撥到以後，孔縣長日夜督工，五個月後，大成殿、衍聖公府、孔林等，連同附近的道路橋樑，都已修葺一新，等到省府派員驗收時，赫然發現有人在殿柱上題詩一首云：「收了煙捐修孔廟，聖人暗中皺眉梢；開言忙把子貢叫，聞聞油漆啥味道？」孔縣長生怕又會惹出風波，便連忙派人把題詩擦去了。

狀元公大力倡導的「尊孔讀經」教育政策，一方是重修曲阜聖地，另一方面是大量刊印經書。自從清代末季廢除科舉以後，讀書人惶惶然無所適從，一窩蜂似的對科技學問趨之若鶩，經書全被束之高閣；單祇是束之高閣也還好辦，無奈連年戰亂，民衆流離失所，私人的收藏幾乎全被兵燹燬沒，坊間與圖書館中亦已零落不全，倉促趕印的竹光紙本子，大都是紕謬百出，因之，便需要有大規模重新鑄印了。

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增刊古書，不但是勢在必行，而且，是當務之急，於是，「資治通鑑」及「十三經」等多種善本古書都列入計劃，爲了學校施教的需要，首先便是增刊「十三經」。

先秦時期有所謂「四經」，亦即詩經、書經、禮經、樂經；漢代有所謂「五經」，亦即易經、詩經、書經、禮經、春秋；唐代有所謂「九經

」，乃係在五經之外，另加周禮、儀禮、公羊、穀梁；後來又增加了孝經、論語、爾雅，合稱爲「十二經」；至宋代再增加孟子，「十三經」之名始立；以迄元、明、清而入民國，均以易經、書經、詩經、禮經、春秋、周禮、儀禮、公羊傳、穀梁傳、孝經、論語、爾雅、孟子等爲「十三經」，成爲天下士子研究學問的根本。

狀元公以爲私人收藏的經書蕪雜不一，瑕瑜互見，均難臻上乘，特地透過各種關係，嘗到了清宮的「殿本十三經」運用當時最新的鐫影板，用棉絲紙精印兩仟套，分送達官顯宦，另以木光紙平印，大量無價配給山東省各級學校。

督印「十三經」是一件大事，狀元公原本是要自處理一切的，由於山東大學開辦不久，經費萬端，已經把不善庶務的文曲星，弄得焦頭爛額；再說整個山東省的教育政策與教育行政也諸事紛繁，實在抽身不得，於是，這件工作，便落在投閒置散的楊度身上了。

楊度是一個呼風喚雨的文人，他最善長於見風使舵，此次跟着張宗昌跑南闖北，甘心爲這個渾人跨刀，並不是一輩子想要爲他鞠躬盡瘁，而是想借張宗昌的助力，攫取北洋政府中教育總長的寶座，張宗昌也曾認真的向段執政推薦過，因見扼於楊宇霆而沒有成功。

張宗昌覺得對不住楊度，有一天打着哈哈對楊度說：「哲子啊！京裡的局面，看來也不怎麼安定，你暫且在濟南穩下心來，幫俺搞搞『十三經』吧！以後機會還多得是呢！」這本來是幾句不着邊際的安慰話，楊度想想的確是如此，遂

決心幫忙張效帥督印「十三經」了。

不管怎麼說，楊度總還算是見過大場面的人，狀元公的構想，加上楊度的監督執行，「十三經」的重刊，在內容、印刷、裝訂等各方面均十分考究，扉頁上並有張宗昌的親筆「序文」一篇，是由楊度撰寫好了，把透明棉紙蒙在上面，再由張督辦一筆一劃，像小孩「描紅」般的描摩出來，然後，按樣鐫影成板精印而成。

張宗昌督魯時期增刊的「十三經」，爲民國初元的印刷品放一異彩，連當時的京、滬地區都認爲十分難得，各地亦紛紛索取而視爲珍本，張宗昌的「墨蹟」也因「十三經」的流傳，而被保存了下來，這是他作夢也不會想得到的。

後來，中日戰爭期間，日本人向沐漢族文化，對張宗昌留下的「十三經」搜羅不遺餘力，如今在日本尚能看到整套山東省教育廳印製的「十三經」，國人雖有零星收藏，但已難窺其全貌了。

崔瞎子神機妙算

奉系的楊宇霆在民國十四年九月間，耀武揚威的專車南下就任蘇督時，那種排場簡直就和張老帥入京時的氣候，差不到那裡去；不料，督軍的座椅還沒有坐墊，便被孫傳芳趕了回來，要不是張宗昌在徐州抵擋一陣，恐怕「奉軍」連脫身都非常困難。

這時的郭松齡正在日本參觀秋操，聽說楊宇霆兵敗失地，回到了瀋陽，仍然就任總參議，依舊是大權在握，心中的憤怒已經到達了極點。先

是郭松齡的妻子與馮玉祥的妻子原有同窗之誼，早已互通聲息；此次赴日參觀秋操，郭松齡是「奉軍」代表的領隊，與馮軍領隊的韓復榘，又接觸頻繁，雙方一拍即合；而且，「奉軍」精銳全在郭松齡手中，眼前「奉軍」自江蘇、安徽撤退後，形勢上正陷於低潮時期，於是，便決心獨樹一幟了。在張宗昌徐州拒敵失利後，張老帥急召郭松齡返國，這時郭的部隊都駐守於平津及山海關一帶，郭松齡到了天津，便稱病住進法國醫院，積極進行與馮部勾結；待至一切就緒，乃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運連發出通電，實施「灤州兵變」，剛剛一個月的時間，便兵敗被搗而遭槍決。

當「奉軍」被孫傳芳逐出江蘇與安徽時，張作霖耽心的是華北的馮玉祥，急召郭松齡由日本回國，也是爲了決心對馮玉祥一戰，不意郭松齡突然叛變，弄得張老帥在瀋陽急得直跺腳，幾次想要自殺。在那一個月之中，馮玉祥的「國民軍」攻下了天津，直隸全部落入「國民軍」手中，馮部戰將李紀才進攻山東，突破了臨城第一線，又越過了兗州第二線，來勢洶洶的直撲濟南省城，先頭部隊業已抵達八里窪，距離濟南省城只有八華里了，機槍、迫擊砲的聲音，已經清晰可聞；張宗昌這下子可慌了手脚，既無法與關外張老帥取得連絡，就連附近的李景林，也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情況實在是危殆萬分；一下子跑到千佛山上去瞻望敵情，一下子又召開緊急會議，商討對策，但却始終拿不出一套妥當的辦法，只有三令五申的要求前線部隊拚命支撐下去。

董副官眼看他的大帥急成這個樣子，乃硬着皮獻策說：

「大帥不用急，城裡有個算命的崔瞎子，推算流年準確極了，不如把他請了來，給大帥算流年，若是您老流年好，他馮玉祥不管怎麼着，也休想打下咱們濟南，若是……」

張宗昌喝止了他，生怕口沒遮攔，再請出一些霉氣話來：

「不要往下說了！你們這些丫頭養的，平常沒事倒會捧我，有了事兒，一個個都像沒鋸口的葫蘆，再不然就是胡說八道。」

沒有知識的人大都深信「命相之說」，張宗昌自然也不例外。當年在海參威曾有個相士，斬釘截鐵的說他「日後必然富貴無量，而且，是個帶甲十萬，位列專閫的統兵大員」，如今果然一切都應驗了，想着想着，不禁大聲命令董副官道：

「既然有這麼一位活神仙，爲什麼不早說？快去！開汽車把他請來，就說我請他。」

董副官立正應：「是！是！」過了不久，崔瞎子便被隆重的請進了督署，張宗昌左一個「活神仙」，右一個「活神仙」，直把崔瞎子捧到了天上，並命人準備酒菜，侍候崔瞎子沐浴更衣，真的像是討好神靈似的，使崔瞎子喜出望外不已。

崔瞎子在濟南市上替人推算流年，惟一的特點就是「鐵口直斷」，有時說得好，對方自然是非常高興，有時說得壞，惹火了人家，飽以老拳的機會，也有過幾次。這天正瑟縮在十二月的寒風裡，守着算命攤子直打哆嗦，凍得臉鼻通紅，

手脚僵硬，聽說張督辦「有請」，不免大吃一驚，迨至督署，張督辦如此禮遇，更加受寵若驚；終於大魚大肉酒足飯飽之後，已經是上燈時分了，外面是北風怒吼，時而傳來一陣陣遠處的槍砲聲，室內却是炭火正旺溫暖如春，崔瞎子心想：這下子總該談到正題了！

副官衛士之流，都一道被趕了出去，偌大的屋子裡，就是張督辦與崔瞎子促膝相對，於是，張宗昌誠惶誠恐的報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，讓活神仙替他推算流年。

一個是像囚犯一樣，靜待法官的判決，一個却像老師一樣，擺足了架勢，裝模作樣的搖着手指算了又算，忽然，重重的拍了一下大腿，張宗昌嚇得馬上跳了起來，等待崔瞎子的宣判；崔瞎子拱拱手說：

「恭禧督辦，現在正是你鴻運當頭的時間，有十年好運，在十年之中，一切都可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」

張宗昌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下了地，繼續道出了他心裡的疙瘩說：

「馮玉祥一邊兒勾通郭松齡倒戈反奉，一邊兒派國民二軍李紀才那龜孫子打咱山東；現在，敵人已經打到城西的八里窪了，活神仙，你給俺算算，俺會不會栽在這批人的手裡？」

崔瞎子又算了一陣子，頗有把握的答稱：

「督辦儘管放心，這回絕對是有驚無險，他們的兵馬到了八里窪，就算是到了頭，不可能再進一步。」

張宗昌半信半疑，崔瞎子又鼓其如簧之舌，

說什麼爲保萬全，請督辦今晚齋戒沐浴後，夜半親到二郎廟去，跪在二郎神像前磕頭許願；明日過了午時，就揮兵反攻，這個時辰對督辦相生，對敵人相剋，加上二郎神暗中助陣，敵人非大敗不可。」

第二天午時一過，張督辦親赴前線督師，下令全力反攻，果然，一路無人抵擋，大獲全勝；後來，一直把敵人追到豫魯交界才停下腳步，一度風聲鶴唳的濟南城，於焉又轉危爲安了。這一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「勝利」，張督辦認爲完全是崔瞎子的神機妙算，論功行賞，一出手便賞了一萬塊大洋，並且，禮聘崔瞎子爲山東軍務督辦公署的高等顧問，崔瞎子一夜之間在濟南城裡便抖了起來。

首先是覓到一所大宅院買了下來，緊接着是雇用下人，儼然是大人物府邸的氣派，門楹上高掛「崔半仙」的銅鑄招牌，照舊替人批算命運，不過今非昔比，氣魄與原先在露天擺算命攤子的時候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命理自有一套玄機與因果關係，也許是崔瞎子真有一套，也許是他歪打正着，瞎貓碰到了死老鼠，不管怎麼說，李紀才的軍隊退出了山東總理事實。

其實，崔瞎子在督署爲張督辦推算流年時，尙聽到隱隱傳來的槍炮聲，繼而一切歸於岑寂，崔瞎子眼睛但耳朵，非常敏銳，猜想：戰場上一定是起了變化。事實上確實是有了變化，原因是馮玉祥接到了郭松齡全軍潰敗的消息，迅速下令各個前線的部隊停止進攻，同時急令李紀才部星

夜撤往河南，縮短戰線，集中兵力，以免「奉軍」反撲而被吞噬。

李紀才率部趁夜暗之際，銜枚疾走，快速的向河南省境撤離，一心只怕張宗昌的部隊咬住尾巴不放，所以，軍行迅速，等到第二天張宗昌到達前線發動反攻時，敵人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。

崔瞎子沾了郭松齡潰敗的光，竟然名滿山東，有點身份和地位的人，都想找他算算命，崔瞎子不勝其煩，規定每天只算五個人，而且，必須以掛號的先後次序爲準，每人「命禮」十元大洋，一時門庭若市，熱鬧非凡，老一輩的山東人，沒有不知道崔瞎子這個人的。

當郭松齡反例之初，既得馮玉祥的奧援，又獲吳佩孚的遙爲呼應，瀋陽幾乎是一座空城，倘若進兵神速，張作霖的命運真是岌岌可危；不料轉瞬之間，戰局逆轉，郭松齡敗死之後，奉張

又站穩了腳步，吳佩孚在湖北查家墩，又與張宗昌取得了默契，結合成反馮的聯合陣線，「直魯聯軍」在河北與山東苦撐的局面於焉改觀。

第二次直奉之戰，吳佩孚因爲馮玉祥的倒戈而敗下陣來，浮海南下幾乎無容身之地，對於馮玉祥簡直已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，如今查家墩東山再起，眼看馮玉祥吃痛，於是，揮軍入豫，奪回河南地盤，幻想着重溫他「八方風雨會中州」的舊夢。

從郭松齡潰敗以後，馮玉祥所部在各地便一直陷於苦戰狀態，並不斷節節敗退；民國十五年初春這一段時間，是馮玉祥最倒楣的階段。三月間馮玉祥辭去了西北邊防督辦，離開平地泉，宣佈出國赴俄考察，至此，北方局勢，又進入了一個光怪陸離的嶄新階段。
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